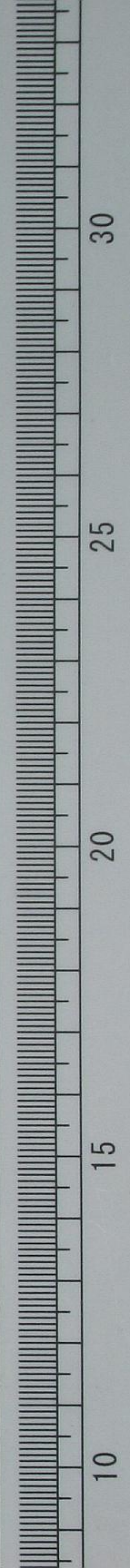


近世佳人傳

蒲生重章著 二編二卷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6
4



文庫 11
A 1696
4



近世佳人傳引

鬢眉而中悃者有之豈無
中悃者情者也乎縱令有
其人亦不能文之士則不傳
也蕭生子園作佳人傳也也
世也子之有壽行者園又生殆

近世佳人傳 卷之三十一

畫堂定以為脂粉吐氣矣試
取此編讀之又承明鏡照彼
繁者能不悅死者于幾人

明治十三年冬十二月

省軒龜谷行撰

花蹤跡見瀧野書



芳事可也在、欲口誰、去之
碧海柱如甲、坐臥一枕
遊仙屋、松徑三春送、送
詩、辛、苦、醜、老、已、老
生、成、在、兩、廂、方、年

來自覺紫枯程完到
今朝又青也

湖山醉翁初卷序

初代歌詞



柳田泉文庫



芝房曰藏書及高尾年譜重野先生亦多情

微笑曰苦界悟道即佛界

近世佳人傳二編卷之下

東京 睡花仙史著

歷代高尾傳

余向作初代高尾傳後借高尾年譜於成齋重野君覽之譜所載高尾凡十一人而余所傳高尾則係第二二代因更作歷代高尾傳

初代高尾者寬永間名妓也風姿絕世性好靜閑善諧歌中年辭三浦樓為尼結草庵於日本堤西方寺中畢生念佛自號傳譽妙心信女萬治三年庚子歲一日援筆賦諧歌云寒風爾毛路久毛落留紅葉哉

書訖乃寂葬於西方寺中塚上栽楓樹以表之今猶存云。

二代高尾世號石井高尾即佳人傳初編所載初代高尾是也事實無異焉。

三代高尾世號西條高尾江戸本郷第四街有西條吉兵衛者贖為妻故云後吉兵衛坐借金某捺偽印。

被刑高尾無所歸再嫁人初高尾之盛行也。奇杯情客某仲秋相思所贈即泥金髻書高尾咏歌者也。

高尾賞月傾數杯乃遣使屬杯於京師島原名妓吉野吉野飲畢屬之浪華名妓高圓高圓飲畢又酬吉。

微笑曰先傾春日杯續以是杯則可稱快飲芝房曰名妓遺物猶室之况賢人君子遺

遺物乎

野吉野又酌還之高尾因號曰都還杯三浦樓今猶傳以為寶器云。

四代高尾世號島田高尾貞享文祿間有島田重三郎者與高尾相狎高尾以身許之會仙臺藩主悅高尾殊色屢相訪高尾不甚顧藩主大怒乃去贖名妓。

薄雲置之汐留郎後遂携至仙臺舉一子云。

睡花仙史曰佳人傳初編所稱於杉方者豈所謂薄雲耶而若雲如詩云潮頭濺鮮血及世稱躡沈檀屐。

訪高尾皆出于其家臣原田甲斐姦謀此森萬礎之說也其或然。

微笑曰此事多異聞不必拘以柄可也

芝房曰姦臣詐謀自古而然可憎々々

五代高尾者。元祿寶永間名妓也。世號馱染高尾。為神田玉池染戶某妻。故云。

六代高尾。世號子持高尾。子持猶曰有子也。娼妓而有子。養置房中。故有此號。

七代高尾者。享保元文間名妓也。世號六指高尾。其足有六指。故常用鞮云。

八代高尾。九代高尾。並事蹟不傳。

十代高尾。元文間名妓。號神原高尾。高田藩主式部大夫

鍾愛。遂贖致之。越後。以寬政十一年歿。時年八十四。十一代高尾。事蹟不傳。三浦樓亦漸衰廢。遂家絕云。

後有玉屋山三郎者。為三浦樓主義子。因亦娼妓。有稱高尾者。然竟不甚著云。

睡華仙史曰。嗚乎。高尾以婦女。公麼之身後。人猶為之年。譚艷稱不已。世之魁然丈夫兒。却與草木同朽者。指不勝屈。豈不哀哉。

微笑子曰。網羅不遺。仙史之多情亦甚。抑十一高尾皆慧也。地下有知。誦此贊必曰。况耶。可憎。仙史非為妾輩也。

芝房子曰。昔少將秀康觀名妓阿國舞而泣。今若有少將其人。讀此傳。其能不慨然而泣乎。

翠崑逸人曰。讀此傳不興起者即懦夫。蠕々蠢々一裸蟲而已。

又曰。高尾事詩之者衆矣。而以雲如山人為最。終古碧一篇亦可誦。惜乎軼作者姓名。姑付錄于茲。贖佳人。佳人鬢。太守嗔。妾身任君殺。妾身任君活。妾有阿郎在。妾心不可奪。鬢髮在手亂如絲。木蘭舟中斬蛾眉。遺恨不知深幾尺。三义之水終古碧。

小紫傳

微笑曰自
義婆說未
於此傳殊
妙又曰或云
因州產

小紫者。江戶吉原玉樓名妓也。年甫十六。眉目清婉。風姿窈窕。常結蜂髻。垂繡鯉長袖。躡靸。徐步。至仲街茶亭。觀者莫不心醉焉。其情人有白井權八者。元播州某藩臣。幼而喪父母。為伯父所鞠。年甫十三。風姿都雅。善擊劍。年十六。事藩主為扈從。同藩士女名阿也。衛者。年甫十五。事夫人為扈從。稱八重梅。美目巧笑。嫣然動人。權八與之通。脫走赴江戶。路逢劇盜。八重梅為所殺。權八抵鈴森。與丁稱雲助者。七八名。逼權八責酒資十兩。權八不肯。雲助等欲歐擊權八。

微笑曰事
實而名優
扮之喧傳
海內今又
獲名華裝
之事益不
朽長與權
何其多幸

八拔劍立擊斃二三名衆披靡權八藉草而憇適俠
客長兵衛者莫松林見危則將援之既驚其矯捷乃
出謂權八曰郎君何劍技之巧也請聞姓名遂結為
兄弟長兵衛拉歸花川戶家呼妻阿卷及食客義子
誇告獲好弟久之權八悼也衛之死也鬱々不樂一
日方長兵衛他行阿卷謂權八曰子有何憂何其快
怏々也權八乃告情且泣且語阿卷亦泣既而長兵
衛歸阿卷温酒侑之曰今日因權八大話大悲泣因
備語之長兵衛亦泣且憫之一日拉權八飲于玉樓
長兵衛狎妓曰花紫花紫呼小紫配權八權八心竊

又曰解事
搜善得其
夫氣概

悅其眉目風姿宛然似也衛而羞澁未向人語也小
紫亦悅權八都雅情曲日深屢訪小紫小紫不欲侍
他客樓主讓小紫長兵衛阿卷亦屢規權八而權八
猶思小紫不已一日阿卷與權八金二兩曰今夕持
此見小紫來權八感泣而往小紫亦感阿卷厚意而
泣謂權八曰君必勿忘此厚意時隣房有謠者曰男
兒何厭兮薄倖名萬苦千辛兮為愛卿規諫慙慙兮
心欲裂誰思抵死兮便鍾情權八笑打小紫肩曰此
我與卿之謂也小紫曰不然君只憶阿也衛娘耳戲
謔談笑情益密矣後屢竚立樓前而無金徒與小紫

微笑曰果
然盜亦有
義抑多為
小紫則私
矣
又曰惡事
習慣為常
可畏可戒

顏相見而已。一夕過日本堤。時方嚴冬。寒風蕭々。四
顧寂寥。會一男子年可四十。提燈而行。忽病起仆路
上。權八見而憫。探其懷索藥。見索金太重。慙動攫去。
男蘇而叫盜。權八乃引其索。絞經吭約殺。死。投尸田
中去。先是。長兵衛赴麾下士宴。為人所殺。權八將欲
為報仇。未果。善視阿卷。每夜潛出行劫。玉樓主人恠
權八近多擲金。一夕施尾。權八歸途。權八抵日本堤。
會人過。乃拔刀斬之。主人愕然歸告小紫。曰。宜與權
八絕。不然。奈後難何。小紫大愕且泣。請主人曰。一見
權八。詰故。乃絕。主人許之。權八不知事覺。向晚輒來。

又曰真情
切至芙蓉
帶雨可憐

小紫勸酒如常。既醉就寢。小紫謂權八曰。君猶有度
妾乎。權八曰。我何度卿。小紫垂泣曰。夫擲於北里之
金。雖諸侯猶苦其不給。况庶人乎。今君所費亦已多
矣。而何所獲也。妾知其所獲而君不語。且君與妾約
必俱死生。而君忘之乎。淚隨聲墜。權八憮然者久之。
曰。卿知吾所為已久乎。曰。久矣。曰。然則余不復見卿
於此世。投袂而起。小紫援其袖曰。妾豈忍獨殺君乎。
君欲自首。妾請私留君二三日。且妾有身。請見之。權
八撫其腹。鎮帶纏腹。胎已過五月。小紫泣曰。妾欲見
兒。貌似君故。不厭艱辛。到乎。今而君犯大辟。妾之艱

微笑曰不
咎天而自
責其情太
艷

又曰劇惡
悔悟乍生
良心此是
人性靈處

又曰人或
咎之然亦
痴情即至
情

辛皆屬徒。然真可謂惡緣。雖然君之犯大辟亦以有
妾身也。妾身亦可恨。可惡。權八無以答焉。只咽嗚垂
泣。既而嘆曰。吾受大恩於義兄。義兄見殺未報之仇。
奉養寡嫂。且不能割愛於卿。無所取給。故遂殺人奪
財。今屈指斬殺已過百人。吾之罪亦大矣。我自首焉。
卿幸恕之。小紫曰。事已至此。妾復何言。乃竊設策。約
明夕而別。權八既歸。盡出所藏金。竊置之寡嫂鏡函。
夜深詣玉樓。縋樓而上。小紫匿之。糍閣中。自稱病。謝
客。訣飲三日。乃遣權八。權八自首。竟處斬。時年廿三。
城西目黑里東昌寺僧與權八同鄉。因乞尸葬之。葬

又曰亦解
事主人事
至此皆可
怨

芝房曰收
得酣足

之七日。小紫請主人謁其墓主人。許諾。私以謂渠必
殉之。乃與白綾衣三襲。淺碧縞帶一條。小紫大悅。乃
結蜂髻。髻手掛念珠。乘輿而往。既抵目黑。謁寺僧。道
謝。寺僧導之墓上。歸。小紫獨跪墓前。放聲念佛。久之。
既而聲輟。僧恠來見。則小紫既已伏。死。僧大驚。
告之王樓主人。且申有司。有司來檢視。乃合葬其尸。
於權八墓。碑彫刻二人徽章。作鷓鴣翼狀。世因號曰
比翼塚云。

睡花仙史曰。小紫之事。本不足傳也。然觀其諫權八。
言々有理。使人惻然灑淚。嗚呼。至誠至情之動人。亦

微笑曰用
筆不苟

大矣。權ハ雖ハ美丈夫。其心則夜ハ也。諺曰：夜ハ義眼亦ハ有ハ涕淚。其權ハ之謂歟。余獨哀ハ以ハ小紫之婉婉至情ハ為ハ夜ハ義所騙而死。故立ハ之傳ハ。

微笑子曰：權也。不足論。小紫實可憫。仙史立傳。蓋廬陵傳王彥章之意乎。

芝房子曰：讀此傳如觀一場名劇。許多脚色。許多悲惻。

翠崑逸人曰：雲如山人以七古紀此事。亦絕妙。附錄于茲。

斬仇千里匿天涯。一諾來投劇孟家。壯心鏗蕩眼

波裡。濃紫倚樓解語花。買咲囊貲傾一瞬。剽掠從此憑白刃。屏角與酣鬢影歌。隄頭血迸電光迅。暮雨朝雲博幾人。阿嬌不負ハ乾親。千金軀碎曠原露。路。雙翼魂迷古墓春。

小柳傳

小柳者浪華南地明石樓名妓也。年甫十八。婉容嬌
姿。絃歌絕羣。其名高一時。其父某備前岡山紙屋坊
豪富也。十餘年前折算。大落產。遂憂病以沒。母亦尋
沒。小柳時年纔三歲。其兄某與姊俱竭力謀生。竟不
能支。閉店而傭。作小柳為西京人。凡井某所養。既長。
嫁西京高闕某男元吉。元吉放蕩不成家。因別去。而
義父凡井某既病死。義母為人貪黠。欲鬻小柳於花
街。一日召小柳於膝下。溫顏諭曰。子本生富家。為我
家所養。亦甚被愛。自有傲怠癖。宜少事他人。嘗世間

芝房曰後
來興家之
基已胎乎
此

傲笑曰先
祖餘慶和
以才德所
以成志可
知才德之
重
又曰處置
合宜

艱苦。小柳以為然。諾之。義母乃拉而往浪華。遂鬻小
柳於明石樓。小柳知所欺。亦無奈之何。乃屈心。善待
客。當此之時。兄某雇仕于岡山。穀商某。改名鑛次郎。
鑛為人溫順。有才略。搭欲興復家善事。主家因
大致富。其主婦無子。因欲養鑛承家。一日謀諸良人。
良人曰。卿言誠好。然彼嫡子也。久欲自興家。恐不肯。
婦曰。君第先謀諸鑛。某乃招鑛於一室。懇々諭以養
為子。鑛感激。灑淚曰。厚意至此。僕何負焉。然余竊有
所願。若前途努力。逾致豐富。則許分產。立家。某曰。固
也。遂指為父子。情如所生。既而某委鑛家事。遊覽四

微笑曰才
次兄者

又曰不輕
卒所以成
友于

國九州。明治十三年春，又遊京攝看花于嵐山。既了，留浪華。偶因逆旅主人勸，登明石樓，聘小柳佐酒。々々。酣夜深，小柳扶某入閨就寢。厥明，小柳先某起對鏡理粧，命酒肴。又入閨起某，々々盥漱了，輒侑卯酒談次。聞其為岡山人也。心竊悅，欲問阿兄消息，力盡其歡。某遂醉倒一睡至晚。小柳又覘其醒，設酒肴於已房。引某縷々說已身世，且曰：妾有兄，聞仕岡山穀商家，妾與兄別時年纔三歲，不知其名。又不識其容貌，聞君為岡山人也，欲問其消息，故敢留君。々々若憐妾歸鄉，幸賜探訪。淚潛々下。某亦心竊思其為鑛妹，然未

又曰如演
劇大團圓
使讀者事
々快然

又曰有餘
情

明其實。第曰：穀商衆矣，今難遠知。歸鄉必探訪告卿，乃別去。歸逆旅，厥明小柳作書贈某，又申前約。某感乎小柳友于之情，直理歸裝。既還家，其妻及鑛喜設宴賀之。酒間話旅中况景，遂及小柳事，叩其容貌，逾思其為鑛妹。遂拉鑛復往浪華，詣明石樓訪小柳。於是兄妹相持悲喜交至。某輒擲金二百圓贖之。三人與俱歸岡山。既還家，夫妻兄妹團聚盡驩。然小柳已為鑛妹，某難以為妾。因使小柳繼鑛家名，別成一家。更名阿柳為選佳壻云。

睡花仙史曰：甚矣碧翁拯人之功也。既假穀商某手。

而拯鑛又假其手拔小柳於污泥此亦鑛柳兄妹才德友于之情所感致歟世有方鵲鳴悲鳴之際恬不介于意者碧翁何福於若人余書小柳事至末局有感于常棣深矣

微笑子曰人一蹶不能起者皆以躁暴不安命勉勵而已善如鑛兄妹大之為周宣漢宣亦不難也芝房子曰鑛之勉勵柳之友于並足動人宜矣團藥相逢能興家也方今舊幕臣往々窮餓有不忍見者此以懶懦不勉勵而然皆自取也哀夫

小德傳

小德者東京南鍋坊校書也。色藝雙絕。頗行于時。為人貞廉而慈不類。時妓貪黠嘗有二貴客欲期某日拉而游繪島。召小德約之。小德曰君等豈得無食言乎。二客曰決不食言。小德乃戲曰然則若違期日當賜違約金十五圓。二客笑曰諾。乃辭去。及期二客會有職事不得遊繪島。因俱私議謂若不與焉。受食言之譏。且異日盛宴高會見彼不得逞揚々之色。輒與十五金。小德曰戲言已妄惡受之。二客強之。小德再四辭而不受。二客不可。小德不得已而受之。歸途私

微笑曰既廉貞亦可知

芝房曰二髯不食言真可貴

微笑曰有
學識者亦
避三舍

思方今米價騰貴。苦乎饑餓者衆矣。此金無故而獲。若施捨之。亦可以充救助之。萬一乃馳車詣北楨坊。救合社。悉寄捨之。救合社者。慈仁有力者。救助窮人所也。時人聞之。感其廉慈云。

小下脫德
字

睡花仙史曰。文久間。下谷數寄屋坊。有一妓。美而黠。善騙人而攫財。少年輩一逢此妓。不為所溺者鮮矣。時人因字之曰河伯。嗚呼。為妓者。為河伯乎。將為小菩薩乎。抑男子多其人。姑書以問之。

微笑子曰。前日貧書生。今日蓄萬金者。尚往々貪得。宜有深省乎小德。

芝房子曰。二髯擲十五金。此每月所獲者。奚足惜。小德偶所獲而捐不惜。此真可貴也。然二髯亦髯中佼佼者也哉。

翠崑逸人曰。微々賣技自活者。猶能恤米價騰貴。苦乎饑餓者。而捐十五金。彼食前方丈。侍妾數十人。家蓄萬鎰者。但熟視饑餓何也。噫。

三紫合傳

吾友溝口生相摸人。少時放蕩不羈。好醉花柳。然多
技藝。善詩善書。又善算數。故雖費亦善殖。蓋奇人也。
頃者來讀吾戲著近世佳人傳。初編舞眉欣賞。遂為
說三紫事。余因作之傳云。

三紫者。濃紫。若紫。花紫也。並北里火焰玉樓名妓。皆
容色絕麗。世稱曰玉樓三紫云。天保弘化間。海內恬
熙。情客蕩子。遊北里者。爭聘三紫。溝口生嘗遊北里。
初聘若紫。若紫氣韻頗高。而乏嬌容。溝口生乃聘花
紫。花紫稍輕佻。而乏婉容。乃又聘濃紫。濃紫豐頤長

微笑曰突
如來如所
以有奇文

又曰先關
將軍次張
翼德而後
大耳兒

又曰為賊
長者必有
一種才德
媚妓亦蓋
然况民長
無才德而
可乎哉
又曰雖小
事亦局量
又曰身既
入泥裡場
波在不辭

身。婉。婉。温。柔。有。婦。德。適。與。溝。口。生。同。鄉。貫。相。摸。國。築。
井。縣。蛇。子。村。永。瀨。某。妹。也。勿。論。絲。竹。歌。舞。以。至。插。花。
茶。儀。盆。畫。之。屬。皆。善。通。之。溝。口。生。甚。愛。之。當。是。之。時。
北。里。三。千。之。娼。妓。莫。色。藝。出。于。濃。紫。之。右。者。因。稱。曰。
仲。街。總。御。職。猶。曰。首。妓。也。濃。紫。有。俠。骨。嘗。歲。暮。結。髮。
女。工。來。結。其。髻。話。窮。曰。不。有。三。兩。金。不。能。迎。春。濃。紫。
悵。然。曰。典。此。以。迎。春。輒。脫。繡。衣。與。之。謂之仕掛身北里
之。北。曰。千。住。驛。其。里。正。某。擲。數。百。金。贖。濃。紫。甚。寵。之。
既。而。某。以。贖。濃。紫。之。故。家。道。窮。迫。濃。紫。甚。患。之。乃。復。
鬻。身。於。新。驛。某。樓。救。之。新。驛。為。相。摸。往。返。之。道。溝。口。

泥唯其悟
慶何如
又曰頭也
腕也古有
斷者况髮
乎

又曰淡有
味者為蓄
麥麪其所
悟果何如
尚待晚途
若紫去路
却杳然

生來江戶之次。偶宿其樓。復遇濃紫。話舊云。花紫為幕府旗下士。吉良某所贖。其親戚聞之。不許納娼妓於邸內。花紫輒慨然曰。妾已許身於郎君矣。而不得以身賤入其邸。豈非遺憾耶。乃剪鬢髮為尼。遂入其邸。溝口生所識醫師磯野文鼎者。曾療其疾。詣其邸。後見溝口生。嘆曰。花紫絕世美人也。且言語動作端正。不類妓人。宜乎其名之高也。後濃紫亦為蕎麥店主某所贖。善治其家。若紫後不知其所終。睡花仙史曰。余往年始見寺門靜軒於湘中。讀其所著江戶繁昌記。其北里条云。大凡遊于茲境者。有愚

又曰四字
蓋寫真

又曰必曰
貧而肆欲

芝房子曰
此輩面上

三斗塵荷
時滌去噫

而溺色。有達而喜情如溝口生。所謂達而喜情者耶。余觀方今書生輩。何其愚而溺色者眾也。甚則不納俸於其師。或借財於人。而不返。唯酒色之溺。使靜軒見此輩。其謂之何噫。

微笑子曰。三紫三樣筆。隨所聞而寫出妙々。抑仙史罵書生則恐不可。方今書生皆泥池踊躍。未能比妓之在泥海。若有其可者。請為拔其尤。著佳書生傳表之。

芝房子曰。諺云。鴉學鷲。鷲必溺死。書生輩慎勿學溝口生。取溺鴉之譏。

高窓傳

高窓者北里松金樓名娼也。初名某。元生于京師。姊
 小路年甫十五。為伯父某所養。住于江戸下谷長者
 坊。某屢遭厄。家產蕩盡。不能生活。鬻養女於北里江
 戶坊第二街大上總屋者。遂不能贖返。為娼妓。改名
 高窓。高窓慧娟絕人。善國歌及筆札。居西京時。受之
 粟田口親王門下。云高窓在大上總屋有年。既而其
 主人家產漸傾。積債不能償。遂讓其家妓高窓以下
 數人。及了鬢十餘名於債主。債主新開業。謂之松金
 樓。高窓屢遭艱難。自憫身世。怏怏不樂。一日懷京賦
 問天抑此

有悟者便入上乘

芝房曰千古不平在此二句

國詩云遙々登遠幾。吾孀爾隅田川絕。奴流禮遠以
 津滿天加波。無觀者憫之。既而竹塚里豪客某擲鉅
 財贖去。
 睡花仙史曰。佳人薄命。才子不遇。自古而然。豈獨為
 高窓痛之哉。古人有句云。痴漢偏乘駿馬走。好妻多
 伴拙夫眠。不知豪客才子耶。將拙夫耶。若拙夫則高
 窓真薄命矣。噫
 微笑子曰。千人枕上大概拙夫。抑為枕者。亦皆鄙
 婦女。滔々泥海。獲一小珠。輒多少艷稱。又且慮及
 其出脫後。何仙史之多情也。

小菊傳

小菊者。品川驛太田樓妓也。自勢州古市至。年甫二十。有姿色。閑雅善諧歌。善待客。東京麻布有一少年。屢訪小菊。遂欲贖小菊。語小菊。小菊無喜色。輒援筆書諧歌示少年。曰。咲太加登。見禮盤數安里。歸花又赤坂田町。有歌人某者。嘗遊某樓。聘小菊。愛其風流。閑雅。賦諧歌示之。曰。見天厭加須。根古志爾志太幾。柳哉。小菊受而拜之。徐開硯函。援彤管。書花箋。赧然含羞示某。其辭曰。見羅留々也。曾禮毛柳乃青。以時某大感乎其婉婉有情。數訪不能割愛云。

微笑曰頗有

芝房曰人情輕薄娼妓及嘆之亦奇

睡花仙史曰。小菊工諧歌。既已如此。苟終能進乎道。則亦歌川之流亞也已。姑傳之。託有望於末路之意。微笑子曰。瑣事已。而見取乎仙史。甚矣哉。辭之弗可以已也。芝房子曰。歌人詩人皆才子。而多情者。蓋非多情。其歌詩不足感人。如赤坂歌人。真是多情才子也哉。

小菊八十次合傳

小菊八十次姊妹。並越後人也。性慧敏。有殊色。善待客。松慶應中。住江戶本所石原。罪被刑。阿松養二女。不能息。將欲鬻長女菊為妓。招之身。汝或謂我不慈。然吾女乎。汝能思之。暫忍役身。母敢請汝。因噫歔流涕。菊之有母。乃自書。父法諡。

傲笑曰二
袋同書慮
亦蜜遂為
好伏案

繫菊頸。遂托吉川高。期九十。八十亦為淺草田原町匠。菊母移居橫濱。以教歌舞。困鬻養女八十於渡邊。沼川高携菊售技於長野縣。至此地。聞妓至自東京。一金三百圓。約其送籍。攜歸行。小菊之未至也。八十次售。且其情客中。田某亦愛。妬忿。數露報怨氣色。浴兵。

微笑曰猜
忌引靈緣
亦一奇
又曰天倫
情動萬恠
熄滅獨治
兵為利不
感懿德可
謂無情漢

事不遣小菊出家時八十次甫六歲不相見十年俱
不知其為姊妹也亦悍妬欲必奪而為吾情客然思
渠或既有紅絲定情之證亦未可知乃窺不在探其
衣箱獲錦襪符袋中有一通書以為定情書披之則
記亡父法諡及母名己及妹名各生年月日與己所
藏毫不異因知八十次為己妹且喜且愧更深八十
次歸小菊接其膝問曰子幼名八十乎曰然曰然則
子余妹也出母所授書示之八十次大驚曰此與吾
所藏正相符何疑之有喜極而泣忿怨立消治兵隔
障聞之竊悅以為二人相和吾家之福也益善待二

又曰真情
滴々可掬

人母在橫濱已十年活計頗立欲聞女子人消息以
十一年四月某日抵東京先訪吉川高於兩國吉川
町則其家已為他人居乃訪長吉於淺草亦已徙去
不知其所在爽然自失偶聞前年高携菊之長野縣
乃之長野縣見高知其在高田乃又之高田訪治兵
家小菊八十次聞母至大悅母亦喜菊八十俱在一
家通夕話舊厥明請治兵欲携二女歸東京治兵不
聽求其償金母不得已泣別二女歸東京審問其姊
妹送籍皆係偽作因遂訴之官云
睡花仙史曰善矣哉小菊八十次之篤乎懿親也彼

芝房曰此
妬火往々
為牛蠱
畏哉

方其未知為姊妹也。妬火炎々欲逞其毒。及知其為姊妹。悲喜涕泣。思母而不措。遂獲遇母。豈天憫其篤乎。懿親耶。抑世之昏迷乎。勢利而不顧。懿親之難者。聞二女之事。其歎能無忸怩噫。

微笑子曰。一好院本。而事皆實。足以聳動人之良心。

芝房子曰。此朝野新聞所載。寫得情況躍々如見。而寫天倫感動處。尤有補乎古教。竟不失史筆之正。敬服々々。

翠崑逸人曰。二小菊。孰美孰才。未易甲乙也。

而余則愛此懿德矣。

又曰。贊語諷刺剴切。從小處看出大關係。此仙史長技。

黃公度悼微笑翁亡寄書曰。老成凋謝。令人悼歎。僕尤為先生惜此友。恨偉人傳五編不及讀其評也。然偉人傳經翁評而未刊者。尚有數篇。佳人傳則以此編評語為其絕筆。真可痛惜也。噫。

辛巳一月十六日。送葬于谷中天王寺。歸燈下。淚而書睡花仙史。

近世佳人傳二編卷之下終

娶亭曰增
山翁長於
余六歲篤
厚君子也
念年而學
於余雖暑
兩祁寒未
曾一日廢
業少壯弟
子輩莫之
如者異日
余將為立
一傳收諸
偉人傳中

近世佳人傳二編跋

是編所載。悉妓俠客娼丈夫之流。或見死如歸。或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是真泥裡香蓮。石中羨玉也。雖業賤身污。其心則清潔如此。謂之天地之正氣神州之義骨。其誰曰不然。嗚呼。先生傳妓俠客娼丈夫。千秋凜有生氣。不唯警戒頑妓懦娼。又以警戒蕩子遊郎。亦深切矣。而况良家之青襟脂粉。讀之。其所興起感動。豈鮮々乎哉。辛巳一月。

丹波 增山守正謹題

近世佳人傳二編跋

周茂叔作愛蓮說。取其出淤泥而不染也。我娶亭先生作佳人傳。亦取其沉泥池而有奇節也。而如瀧本等。乃所謂香遠益清者乎。庚辰冬於青天白日樓。

受業 佐久間正親謹題

尼山曰。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悅而不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小子謹案如此編。乃所謂巽與之言也。若青年輩徒讀而悅。不繹深意微旨之所在。則雖先生其亦如之何哉。噫。至日於有為塾中。

受業 杜岡文平謹題

娶亭曰正
親伊豫人
篤學力行
非方今游
惰書生之
比真有望
於異日者
也

發 行 書 林

信州 上田原町
大坂心齋橋筋一丁目
全南久宝寺町四丁目
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 二丁目
全 二丁目
芝 大神宮前
全 二丁目
本 銀所二丁目
横山町一丁目
淺草茅町二丁目
全 廣小路
南傳馬町二丁目
通 傳馬町一丁目
池ノ端仲町
飯田町一丁目
馬喰町二丁目
柳原町

鼠屋甲造
秋田屋市兵衛
伊丹屋善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和泉屋孝之助
出雲寺萬次郎
須原屋伊兵衛
淺倉屋久兵衛
近江屋半七衛
長門屋龜七助
岡村屋庄助
檜木屋多吉
森屋治兵衛
川越屋松次郎

010190530472

發 見 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二番地
青 山 清 吉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 生 龜 治 郎
同 麴町二丁目八番地
森 田 鐵 五 郎

著述并出版人

蒲 生 重 章

尤悔菴色戒曰。古之家室。夫婦如賓。今人反是。後房
橫陳。揮金買笑。滅燭留髡。宜還清淨。以戒妓人。借以
跋斯編。嘉平月。受業 根岸卯之丞謹題
明治十四年一月廿八日御屈。三編四編逐次上梓

東京麴町區飯町二丁目十番地

青 山 清 吉

東 生 龜 治 郎

森 田 鐵 五 郎

48-13702

